

中国现代史

潘强恩 编著

保卫延安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二卷

保卫延安

潘强恩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现代史丛书/潘强恩编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7

ISBN7 - 80595 - 482 - 8

I. 中… II. 潘… III. 现代史 - 中国 - 1919 ~ 1949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106 号

中国现代史丛书

保卫延安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9 字数: 4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482 - 8/K · 27

定价: 798.00 元(全 28 册)

目 录

大军穿越黄泛区	1
大别山巧度严冬	8
枪声震撼总路嘴	16
坚壁清野离延安	29
中央机关在陕北	39
西北战神彭德怀	47
沙家店全歼钟松	58
胡宗南宜川丧师	62
三路大军过黄河	70
陈赓挥戈陇海路	82
进军陕南谱新篇	84
狭路相逢勇者胜	98
欲挽残局请少帅	112
陈诚沈阳受讥讽	118
卫立煌东北填空	127
黑土地决策之争	130
蒋与李针锋相对	150
蒋介石拉出黑马	161
武戏偏让文人演	172

关键时刻出奇谋.....	190
装糊涂的聪明人.....	197
竞选难产起风波.....	205
就职典礼被愚弄.....	217
总统府夫人下厨.....	219
摩利达克斯之剑.....	224

大军穿越黄泛区

正如蒋介石亲自给刘汝明下命令所讲的那样：无毒不丈夫，他这一手可真够毒的。连一向镇定若恒的刘伯承也沉不住气了，亲自驱车到黄河边观察水势，并指挥部队日夜加堵黄河大堤。

邓小平坐在指挥室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还是咚咚直跳。

大雨下个不停，刘伯承终于感到光靠加堵黄河大堤不是个办法，又连夜冒雨赶了回来，邓小平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知道白天蒋军飞机炸开的一个缺口被堵了起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道：

“龟儿子蒋介石来这一手儿，真是人天共愤，我们一定要通过新华社来揭露他的反动嘴脸！”

“那你就赶快写个稿子罢，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东西。如果全国的民众都起来反对，他就要考虑考虑后果了。相信他也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李达道：“我觉得稿子要写，部队也要准备行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邓小平：“要想安全，只有过黄河，蒋介石要的就是我们如此，那办不到，开弓没有回头箭。”

刘伯承想了想道：“我们可以以十一纵和地方武装在黄河各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准备北渡的假象，使蒋介石上一个大当。”

邓小平道：“如有必要，让他们真的过黄河也不要紧，反正我们没有计划要他们南下。”

刘伯承：“我看就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及随军地方干部，立即结束休整，作好南下的准备，邓政委的意见呢？”

邓小平猛地丢下烟蒂：“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不如说走就走。犹豫不决乃是兵家之大忌！”

8月7日夜，刘邓先斩后奏，未等中央的回电就率领大军出发了。第一纵队并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三路大军，向着大别山衔枚疾进。

8月9日，毛泽东复电刘邓：

“决定完全正确。”

当晚，毛泽东接到二局报告：敌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五十七、第七、第四十八等8个整编师兵力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洛宁等地向刘邓大军合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躺上床怎么也睡不着。次日，他致电刘邓：

“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动处理。”

11日，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邱间和虞城地区越过了陇海路。蒋介石闻报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顾祝同：

“你们不是报告说共匪已经北渡黄河了吗？究竟是怎么回事？”

顾祝同答：“共军北渡黄河确有其事，而且为数不少。依卑职判断：南下陇海路的匪部，可能是因北渡不成而南窜。”

蒋介石搁下电话，心里想：空军报告说，炸沉了刘伯承的一百多条船，看来刘伯承的十几万大军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确实不大可能，加之连续作战逾月，短期内也难以再战，只好往南逃窜了。随即，他便命令：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以罗广文集团、张淦集团共12个旅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集团8个旅为第二梯队跟踪追击刘邓；另以4个旅位于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以2个整编师及1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相机侧击。

“一定要把刘伯承匪部围歼于黄泛区内！”

8月15日，刘邓大军到了黄泛区的边缘。豫皖苏军区派来的向导说，黄泛区宽达20公里，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各部停住了脚步。刘伯承赶到前面，举起望远镜一看，果然灰茫茫的一望无际。

怎么办？

走！

在16日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上，邓小平最后说：

“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

8月17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扔掉了吉普车，各纵队的首长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炮兵，大家手挽着手，踏进了没膝深的污泥……

刘伯承的鞋子掉了，脚割出了血；

邓小平陷进污泥，弄得卫士们手忙脚乱，反而呛了几口污水。

炮兵们忍痛丢掉了自己的心肝宝贝——美制榴弹炮。

这一夜，刘邓大军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

18日，大军直趋沙河。蚌埠的第四十六师还没有赶到，地方团队望风而逃。

蒋介石接到空军的报告，差点晕了过去。宋美龄赶忙把他扶住，不识时务地问道：

“你不是说，刘伯承已经不堪一击了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的嘴唇抖了抖，好半天才蹦出一句：

“我被刘瞎子骗啦。”

说完，他甩手出了官邸。

蒋介石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

在沙河南岸休息了一天，掩埋和炸毁了所有的重炮和车辆，刘邓大军又向南疾进了。

8月23日，第六纵队进抵淮河，第二、第三纵队也渡过了汝河，分路继续前进。当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整第八十五师在蒋介石“杀头”令的督促下，已先一步赶到汝河南岸，占领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刘邓的去路。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

大白天，六纵十八旅的勇士们利用仅能找到的几口木船，冒着天空敌机的轰炸和对岸强敌的密集扫射，在湍急的汝河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浮桥。

敌人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地向十八旅所控制的唯一桥头堡大雷庄反扑。旅长肖永银提着手枪在电话里对纵队首长说：

“十八旅就算全打光了，也一定要把这个命根子守住！”

说完，电话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入夜，敌人为了防止大部队夜间渡河，在从油房店到汝南埠连绵几十里的河岸边放起了大火，前线指挥所的首长们闹不清敌人到底来了多少，一张张脸变得铁青，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刘邓和李达赶到了。

邓小平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身旁敌人炮弹的爆炸声，从容不迫地叫李达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说：

“敌人是想拖住我野战军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打乱

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边的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伯承提高了嗓子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

最后，刘邓又对接防大雷庄桥头堡的十六旅旅长尤太忠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并强调说：

“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大军全部过河后才能南撤。”

尤太忠为了让刘邓尽快离开危险之地，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一个“是”字。

刘伯承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又道：

“你不要什么都说是，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尤太忠想了想道：“把十八旅的后卫营留给我作预备队。”

“好吧！”刘伯承伸出大手与尤太忠握别，走出十几步，又转身回来叮嘱：

“集合地点记住了吗？彭店！彭店！淮河边上的结集！”

尤太忠的鼻子一酸，使劲地点了点头，把手举在帽檐，望着刘邓一高一矮的身影向南走去。

彭店！彭店！

每一个指战员甚至随队的民工，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个地名。

千军万马冒着敌人炮火，滚滚南流。

“主席，主席，刘邓到达大别山，陈赓过了陇海路！”

周恩来满面喜色，大步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手里拿着电报。尽管是忧心如焚，等待得望眼欲穿，毛泽东还是微微怔了一下：

“哦，好快呀！”脸上露出了亢奋之色。

飞快地看完电报，毛泽东走到墙上的地图前审视了一会儿，慢慢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猛地吐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刘邓大军真勇敢，
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
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
我们又挺进大别山。
艰苦行军二十多天，
血战汝河胜利渡淮踏上大别山。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努力学会山地战，
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能打胜仗。

同志们大家来比赛呀！
看谁是战斗英雄工作模范。
毛主席领导如明灯，
刘邓首长亲自指挥就是指南，
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
解放全国胜利曙光在眼前。

这是一首战士们自编歌曲，洋溢着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的胜利喜悦，经过野战军宣传部整理后，很快在大别山流行开来。

大别山巧度严冬

半个月来，为了实现毛主席战略跃进的伟大计划，刘、邓大军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之下，且战且走，日夜不停地向着大别山前进。连续的行军、战斗，把部队拖得疲惫已极，许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这天深夜，终于到达大别山北麓的一个村庄。一听说准备宿营，同志们十分高兴。炊事员张中拍着肩上的干粮袋说：“这里边装的还是冀鲁豫老家的白面呢，待会儿，做一锅又香

又辣的疙瘩汤，让你们喝个痛快！”

全班人来到村东头一家门前。大门虚掩着，推开门走了进去。院子很小，只有一排三间东房，西墙下用稻草搭了一座小棚。院当中堆着一些豆秸和苞米棒子；屋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儿声息也没有。

班长轻轻地敲着屋门，喊道：“老乡！老乡！开门哪！”

屋里没有人答话。又叫了一阵，还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该不是没有人吧？不，明明门是从里边关住的。同志们等得发急，就在当院坐下来休息。

副班长又走上去，对着门缝大声喊道：“老乡！老乡！开门哪。我们是解放军，借你的屋子住住，明天就走啦。”

过了好几分钟，屋里才响起一阵咳嗽声，接着，传出一位老大娘嘶哑的声音：“老总，我家就我这个老婆子，要啥没啥，到别处去住吧！”

班长赶忙搭腔说：“大娘，我们是解放军，什么也不要，借住一宿，明天就走了。”

解释并没有发生作用。任凭说什么，老大娘就是不搭理。

刚解放过来不久的老杨气急地说：“干脆一脚踢开算了，这老乡真顽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又忘了？”副班长马上严肃地问他。

同志们一言不发，眼巴巴地望着两位班长，等着他们拿主意。

停了一刻，班长说：“算了吧，这儿是新区，老乡不了解

我们。老大娘不愿意开门，我看草棚里能睡三个人，孙明忠、老杨、张中你们三个到那里去住，其余同志就睡在屋檐下吧！”

“好！”同志们都非常赞成班长的决定，立刻动手安排自己的睡处。

三个人进了小草棚，老杨气呼呼地冲着张中说：“张中，不吹了吧，你的疙瘩汤呢？”

孙明忠小声地劝他：“睡吧，没时间了，还吃什么疙瘩汤。”

三个人打开背包，铺在草上，和衣钻进被子里，很快便迷迷糊糊地入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一会儿，忽然听得班长在喊：“要下雨了，快起来帮老乡把豆秸、苞米收拾一下。”于是急忙爬起身，把被子一卷就动手了。

雷声隆隆，大风呼啸。闪电不时划破黑暗的天空，把院子照得雪亮。人多手快，不一会儿就把豆秸和苞米拾掇到草棚里去了。刚收拾完毕，瓢泼似的大雨就下了起来。草棚太小，豆秸和苞米还有不少露在外面，塞不进去。班长便把班里那块盖电线的油布搭在上面。把一切安排好，全班同志都抱着背包，顺墙根站在房檐下。

雨，一阵比一阵大；风，一阵比一阵急。不大一会儿，全班个个都象水人一般。虽然是8月天气，却冷得他们直打哆嗦。

时间好象过了很久，大家实在太疲乏了，站在那里昏昏

沉沉地将要入睡。张中忽然低声说：“你听！”

战士们猛然惊醒过来，只听见屋里有很轻的脚步声。声音慢慢靠近，在门后停下了。同志们屏息注视着黑暗中的屋门，看那里将要出现什么。但是停了一阵，脚步声渐渐地又远了。

风雨交加，门环被风吹得叮当作响。雨点打在门上，也发出砰砰的响声。忽然，哗啦一声，屋门打开了。

借着雷电的闪光，只见一位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大娘当门站立。她大声叫着：“好人们哪，……快……快进家来吧！”她的声音压倒了隆隆的雷鸣和呼啸的风声。

同志们一时反倒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阵，方才进到屋里。从他们身上滴下的雨水，很快便打湿了屋里的地面。老大娘望望这个，看看那个，感慨万千地说：“昨天那些没天良的中央军还从这里过，一进门楼上楼下全翻遍了。一只大花狗也让他们一刺刀戳死了。见了我的水缸，他们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还要这个干嘛？’噎的一声就给砸了个稀烂……可你们都是多好的人哪！我在窗口什么都看见了啊！……”说着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班长安慰她老人家说：“老大娘，别听蒋匪军那些谣言，解放军就是咱人民的队伍，也是你老人家的队伍啊。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咱们才会有好日子过……”

老大娘用惊奇、迷惘、困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班长。班长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入了她的心底。她的脸上出现

了一丝笑容，但是很快，从她那昏花的老眼里，又涌出一滴滴的泪水。

忽然，她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泪痕，朝屋角的草囤喊道：“小牛，你也快出来吧，都是些好人哪！”

随着她的喊声，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从草囤里冒了出来，全身上下沾满了谷糠。同志们都憋不住笑了。

小伙子开口便说：“娘，你怎么只顾说，人家衣服全湿透了，还不拌点儿面汤给大哥们喝喝，暖暖心。”

班长连忙阻挡说：“大娘，不用你费心，我们带干粮呢。”张中也急忙拍着他那早已淋湿的干粮袋说：“你看，大娘，这不是吗？”老大娘却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从灶后的草堆里，提出一个小罐，从中舀出几碗白面，做起疙瘩汤来。

不一会，锅子里的水开了，又香又辣的疙瘩汤很快做好了。老大娘顺手端一碗给坐在灶前的老杨同志。老杨又是激动，又是惭愧地说：“大……大……大娘……”同志们看着他那种神气，想起了昨晚副班长问他的那句话，不由得笑了起来。

大别山区霖雨连绵，太阳难得露脸，一到10月，天气就一天天冷了。夜晚在山野里行军，寒风呼呼地吹来，越发使人感到身上的破旧单衣格外不经风。要在往年，崭新的棉军服早就发下来了；可是现在，执行中央打到外线去，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指示，已打到长江下游北岸，远离实施补给的后方一千多里，在这里，没有被服工厂，没有固定住地，又几